第七章

周归璨脸色一变，小声而焦急地说，“快报警啊！”林觉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然后古怪地一笑，跟了上去。周归璨这才明白过来，身边的人就是一个警察。他看到林觉民偷偷摸摸地跟了上去，心里有点忐忑，自己是跟上去呢，还是在这里等着呢。

怕什么！林警官比自己年龄大不了几岁，他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说不定还需要我的帮助呢。想着，周归璨也跟了上去。

黑影距离少女保持着十多米的距离，但少女似乎并没有发现尾随者。林安瑭像往常一样，走上三楼，黑影也加快了速度，跟着上了三楼。林觉民随后也跟了上去，在上到二楼的时候，听到钥匙插入锁内的响声。

林觉民站在二楼三楼的拐角处，看到少女已经走进房门，正漫不经心地准备关上房门，这个时候，黑影突然出现了，他一把捂住林安瑭的嘴巴，然后一脚踢向房门。砰地一声，将房门彻底锁死。

林觉民在外面只看到黑影冲进了房间，随后门便关上了，然后一切归于寂静。林觉民冲上三楼，飞起一脚踢在门上，咚---声音沉闷而又剧烈。门里面响起咔嚓的一声，林觉民没有迟疑，第二脚随机招呼上了。随着啪的一声巨响，门打开了。

房间里灯没有开，接着月色，林觉民看到黑影正手持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，另一只手五折小腹，而林安瑭正站在他对面，手里握着一个球棒。其实林安瑭并不是毫无知觉，她在上楼时发现了尾随者，在进门的一瞬间，她就顺手抄起了门口的球棒，在歹徒捂住自己口鼻的时候，少女就反应过来，一挥棒子，击中了歹徒的腹部。

林觉民大喝一声，警察，放下匕首！黑影警觉地环顾了一下房间，看到林觉民正背靠着房门，他慢慢往后退，然后竟然从窗户跳了下去。林觉民追了过去，只看到黑影正蹲在地上，似乎是摔伤了腿，林觉民正向追出去，却看到房间正中的少女摇摇晃晃，然后无声地倒下了。

林觉民赶紧冲过去，对站在门口愣神的周归璨喊道，“快叫救护车，你看着林安瑭，我去追那混蛋。”说完冲出房间，等林觉民朝下看时，已经不见黑影的踪迹了。

林觉民回到房间里，周归璨已经打了电话，正蹲在少女身边，轻声呼唤着她的名字。林觉民连忙走过去，把手指按在林安瑭的脖子大动脉处，少女蓬勃的心跳引起的动脉脉动令他稍稍安心。他打开房间的灯，粗略看了少女一下，似乎并没有受外伤，这时候，地上一个白色的手帕引起了林觉民的注意。

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橡胶手套戴上，捡起那块手帕，离得远远地一闻，只感觉有点头昏脑涨，“乙醚。“他看着手帕说着，”幸好这玩意儿挥发得快，要不然我们俩也得躺这儿了。“林觉民丧气地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捏着那块手帕。周归璨则拘谨地坐着，似乎还惊魂未定。

由于不确定林安瑭是否有其他内伤，林觉民仍坚持将她送到就近的第四人民医院。经过医院的检查，林安瑭被确诊是吸入乙醚导致的昏迷，不过好在她反应灵敏，只是在被捂住口鼻的一瞬间吸入了极少量，所以并无大碍，几个小时以后就能醒过来。

此时林觉民则和周归璨坐在病房的另一张病床上。林觉民望着床上躺着的林安瑭，少女紧闭着双眼，长长的睫毛在微微的颤动，脸颊呈现出粉嫩的红色，他不由有点愣神。

“林警官，对于我父亲的案件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“林觉民的发呆被旁边的周归璨打断了，他回过头，盯着后者的眼睛，只看到了坚定。

“我想你也感觉到，你父亲的案件并不是意外。“林觉民回想道，”我是目击者，我看到你父亲并没有刹车的迹象，如果真的是如通告写的，是肿瘤压迫视神经导致的短暂失明，那么人在看不见的情况下，会刹车而不是仍高速的行驶，当然也有可能是慌乱导致你父亲将油门当作了刹车。“

“不，不会的。“周归璨打断了林觉民的推理，”我父亲是法官，他的性格是极度沉稳的那种，他甚至喜欢和警察一块去抓捕现场，况且他是个驾龄二十年以上的人，绝对不可能犯这种错误。“

林觉民不置可否，只是点了点头，“虽然警方宣布了结案，但我仍然会追查下去的。“

“嗯，林警官，我也会追查下去的。“周归璨握紧了拳头，”虽然我的资源不如你的丰富，但我会尽力配合你的。“

林觉民笑了笑，把手放在周归璨的手上，用力地按了按，“你睡一会吧，我继续看着。“周归璨点了点头，转身躺在了病床上，林觉民则拉起病房的一把椅子，坐在了林安瑭病床的旁边。

在一个黑暗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，少女正一脸恐慌地奔跑着，突然，她感到背后有人，等她猛然回头，赫然看到一个举着匕首的黑衣人。黑衣人脸上则带着惊悚地冷笑，嘴里喊着令她听不懂的话语。她想大叫，却发现嗓子里喊不出一个音节，她想逃，却感觉双腿使不上力气。正在她感觉站不住的时候，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出现了，他飞起一脚踹倒了黑衣人，然后回过脸看着她，她发现白衣少年竟然是她的哥哥，她跑过去扑到哥哥的怀里，大声痛哭起来，一边哽咽一边诉说自己对他的思念。

她感到一双温暖的手正在抚摸她的头发，这令她倍感温暖，她抬起头，透过婆娑的泪眼，竟然看到的是林觉民的脸，她急忙推开对方，望向地上的黑衣人，竟然发现黑衣人长着父亲的脸。

林安瑭只感觉到天旋地转的眩晕和即将吞噬她的绝望，忽然身体一震，她便看到一堵白色墙，斜斜照进房间的阳光在墙上拉出亮眼的三角形，她望向窗外，外面绿树成荫，鸟鸣声阵阵，现实的一切都令她感觉到安全和稳定。

少女感觉到自己脸上有点湿润，伸手一摸，是泪水。她狼狈地笑笑，擦干了泪水，想动一动因为睡眠而没有活动的双腿，这时候才发现，自己的病床边缘还趴着一个年轻人。年轻人很快直起腰来，似乎是感觉到了她的动静。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看了看林安瑭，脸上的表情轻松了起来。

“啊，你醒了。“

林安瑭看着林觉民的脸，昨晚上的记忆一下子全部涌了出来，她揉了揉头发，盯着对面的墙壁。

“昨晚上歹徒没追到，不过好在你没事。“林觉民轻松地说着，”你饿不饿，我给你买早餐去。“林安瑭本想拒绝，但发现自己无法发出声音，林觉民看出了她的窘境，”你吸入了乙醚，声带也受了点影响，而且你现在肯定全身无力。“林安瑭试着举了举胳膊，果然感觉绵软无力，微微抬起的身体又发送了下来。

“我去给你买八宝粥吧！”林觉民说着，走向门外，末了加了一句，“知道你不喜欢牛奶豆浆之类的。”

自作聪明。看着林觉民离去的房门，林安瑭在心里默默说道。她努力地坐了起来，心里想着昨天的事，歹徒似乎是入室抢劫，先用乙醚迷晕自己，再实施抢劫。啊！林安瑭想到了一种很坏的可能性，她心里一阵后怕，即使她意识到了危险，但没想到对方用乙醚，昨晚上如果不是林觉民在场，自己可能就被。。。。。

少女感到阵阵心虚，这次算是他救了我，算了，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，以后给他点好脸色吧。正想着，一个高大的青年提着一个不透明的纸袋走了进来，他走到床边，将袋子撕开，边取里面的东西边说，“昨晚上那混蛋留下了一块手帕，上面应该有指纹，如果是有前科的人，指纹库应该能查得到。”

林安瑭双手正准备结过那个装满粥的塑料小碗，却看到林觉民并没有递给她的打算。一个不好的念头升了起来，这货不会是要喂我吃饭吧。林安瑭只感觉到一阵难受，她感觉被喂着吃饭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，而且还是被一个警察喂，只感觉到怪异。

正想着，林觉民握着勺子就伸了过来，少女脸迈向一边，没有张嘴，她想抬手，却发现仍然是毫无力气。唉，她叹了口气，这事是逃不过了。对眼前青年刚有的一点好感瞬间没了。她转过头，只看到林觉民得逞的嘴脸。

难受的早餐终于吃完了，又躺了一会，林安瑭就感觉到了全身似乎有了力气，她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摇摇晃晃。林觉民想上来扶着她，却被少女阻止了，“你快回去吧，赶紧查一查是哪个栽贼害我。”林觉民听着少女的话语，不禁笑出声来。

林觉民正准备说话，只听到背后叽叽喳喳的声音传来，原来是她宿舍的三个女生。

“小瑭，你没事吧，你没有怎么样吧？”几个女生开始围着林安瑭叽叽喳喳起来，在莫小沫走过林觉民的身边，默默地看了他一眼，便低头走了过去。

“小瑭，你男朋友可真是英勇，我听他说歹徒还带着刀呢。”陈冰若拉着林安瑭的手说道，“你没事就好。”林安瑭听着众人的话，顿时哭笑不得，原来这帮人是林觉民叫来的，她正想迁怒于林觉民，却发现后者早已不知踪影。

中午，众女生给林安瑭买了午餐，一块吃过后，林安瑭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当即便和同学一块回了学校，而周归璨则在早上就到了学校。林觉民则回到警局，开始调查手帕上的指纹。到了晚上指纹对比结果出来，一无所获，指纹库并没有对应的人，这就意味着，歹徒可能是案底干净的。

林觉民又折返到林安瑭小区楼下，仍然是没有任何收获。乙醚，在医学上很常见的东西，在需要手术的医院，都会有这种东西，一般来说卖给私人是违法的，但是并不难获得。林觉民摇了摇头，只能暂时将该案件搁置了。

正当林觉民准备收拾东西下班回家时候，他接到了一个电话。

“林警官吗？我是周归璨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感觉应该可以跟你说一说。”

“嗯，科技大学西区club酒吧见。”林觉民挂了电话，拿起车钥匙，就向门外走去。

二十分钟后，林觉民走进club酒吧，就看到周归璨一个人坐在靠近里面的卡座里，此时刚临近傍晚，酒吧里没有几个人，大都是在谈事情，所以很安静。

周归璨招呼服务员，要了两杯喝的，然后神秘地向周围望了望，然后才开口。

“林警官，我爸爸出事那天，我心里很不安宁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”为什么？父子间的心灵感应？林觉民心里想着，却只是摇了摇头。

“因为，在他出事前一周的一天晚上，爸爸很晚才下班，当时我已经睡了，他偷偷打开了我的房门。因为我平时睡得浅，所以当时就醒了，但头脑却并不清晰。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走到我床前，低头亲了我额头一下，然后轻声说了句，好儿子，你要加油。”周归璨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林觉民，表情有点古怪，“你感到费解吗？我是说，我爸爸从来都是一个严肃的人，从小到大，他都一直叫我全名。那一天的话令我莫名其妙，但我只当是爸爸工作累了。但是，从那天晚上开始，我总是隐约感到父亲变了，但具体是哪里，我说不清楚，所以我很害怕。”

“你父亲最近在负责什么案子？”林觉民没由头地来了一句。

“你是怀疑我父亲的是被仇家害的？”周归璨问道，“不过也好像不太可能，我爸爸只负责审判，那些混蛋要报仇，也应该去找抓他们的警察啊！况且我父亲最近在负责一个经济案件，好像是关于盛世投资公司的内部贪污受贿案。”

林觉民点了点头，盛世投资受贿案他是知道的。盛世投资公司只是一个很小的投资公司，公司的创始人秦彦辉四十多岁，出身贫寒，经过十多年的打拼，终于在投资界立足，但也仅仅是立足。这个公司的案底是很干净的，资金运作情况也良好。该受贿案的嫌疑人是盛世投资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，好像叫做刘千水，该经理涉嫌在职期间，侵吞公司财务二十万元。

并不是一桩很大的案件，犯罪金额也不是很大，案件很早就破了，犯罪嫌疑人刘千水被定罪，判了三年有期徒刑。整个案件八月份已经彻底结案，这个刘千水案底也是干净的，并没有太令人瞩目的地方。

林觉民摸着下巴，眉头紧紧皱了起来，他隐隐之中，感觉到危险就潜伏在身边，随时给自己或者自己身边的人一击。

“我回去继续查一查这个盛世投资公司，你回去把你父亲近一年过手的卷宗，给我整理一份，说是警方的要求。”许久林觉民低着头说道。周归璨点了点头，“那我先走了，我现在就回去先把家里的一些资料整理一下。”

林觉民点了点头，四下望了一眼，“这地方谈话不方便，周末去月半湾一条街等我。”周归璨嗯了一声转身离去。林觉民拿起桌子上的酒杯，猛地喝了一口，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他随即眉头舒展开来，说不定有关系，应该去拜访拜访她们了。